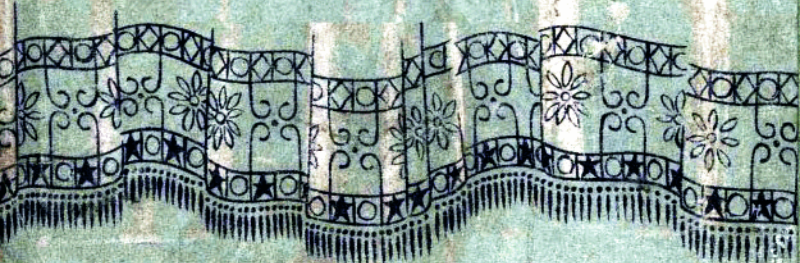


保爾·柯察金

三幕九景

班達連柯改
烏蘭漢



哈爾濱長春書店出版

保爾·柯察金

班達連柯改編

烏藍汗譯

人民書店出版

序

奧斯特羅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鍊成的』這部小說的偉大教育意義是沒法估計的。它是蘇聯國內每個識字的公民必讀的一部名著。在蘇聯偉大愛國戰爭時代，這部小說中的人物曾湧進了蘇維埃的軍隊中，鼓舞了指戰員們去殺敵立功，藉以報効父兄血汗換來的幸福的蘇維埃聯邦。

這部著作的青年的讀者與年俱增。顯而易見的，他們渴望能在舞台上見到他們理想中的親愛的英雄，這是很自然的事。

把一部巨大的文學巨著搬到舞台上是一個艱苦的工作。原著中的某些部分是要割愛的，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因為一部劇的演出只用幾個鐘點，在幾個鐘頭內若想把小說中的一切人物題材故事都表現出來是不可能的。同時，在劇中的幾個動作，幾句對話裡，必須表達出作者在小說中描寫的層層的心理變化及主人公們的中心思想。這樣一來，劇本就不能不千錘百煉精為選擇，就不能不縮小故事發生的地點，不能不拋開許多不關緊要的風景人物。

因此，改編的作者必須理解而且解決許多複雜的問題。爲了使它能在舞台上演出，需要選擇小說中的主要地方，注意在有決定意義的故事上，以便保存小說的精髓。最後，必須構出新的場面使它利用舞台的工具充分的洩露出小說原來的思想，感情和性格。

班達連柯把重點放在保爾·柯察金的個人身上，力求表現出來他的思想發展，他的鋼鐵般的意志，以及其鍛冶的過程。這部劇本的基本任務是表現波爾什維克的優良品質，完成任務時的自我犧牲精神，爲人民爭福利的堅強不屈的魄力，這一切也正是一個典型蘇維埃青年——保爾·柯察金性格的特點，是全世界進步青年的典範。

這部劇在蘇聯出演時曾給廣大的青年層以很大鼓動，使他們爲祖國的共產主義建設盡最大的努力。我讀這部劇本的時候，也感覺到熱情的充溢，給我許多力量。我想這本劇對於一切青年，也是有莫大教育意義的，所以把它譯出來了。其中的誤譯恐怕難免，尙望讀者糾正。

烏 藍 汗

一九四八、八、一

人物

- 1 保爾·柯察金（簡稱保）。
- 2 阿爾青（簡稱阿）其兄。
- 3 克林加（簡稱克）
- 4 薛爾基·勃魯札克（簡稱薛）
- 5 娃連（簡稱娃），薛爾基的姐姐。
- 6 保爾的母親（簡稱母）
- 7 冬妮亞·杜曼諾娃（簡稱冬），女學生。
- 8 葉卡捷麗娜·米海洛甫娜（簡稱葉），冬妮亞的母親。
- 9 麗莎（簡稱莎），冬妮亞的女友。
- 10 費多爾·朱赫萊（簡稱朱），水手，波爾什維克。
- 11 維克多·李士真斯基（簡稱維）
- 12 蘇哈爾科（簡稱蘇），麗莎的哥哥
- 13 杜林尼克（簡稱杜），四十多歲的工人。
- 14 西吉爾·梭羅門（簡稱梭），理髮匠。
- 15 何麗絲娜·溪多秋（簡稱何）

其友。

中學生

- 16 私釀燒酒的老婆子（簡稱老）
- 17 捷涅克上校（簡稱捷）
- 18 監獄的獄長（簡稱監）
- 19 沙洛美加（簡稱沙），哥薩克少尉
- 20 副官（簡稱副）上尉
- 21 包良尼咨——獄卒。
- 22 查基（簡稱查）
- 23 謝利達（簡稱謝）
- 24 麗達·烏斯金（簡稱麗），共青團員。
- 25 車爾文斯基（簡稱車）工程師。
- 26 奧達加（簡稱奧），女廚子。
- 27 冬妮亞的丈夫（簡稱丈）
- 28 逃工
- 29 達雅·秋昌（簡稱達）
- 30 博士
- 31 尼柯卡，小孩子。（簡稱尼）

紅軍戰士

彼得留拉

紅軍戰士、彼得留拉士兵、青共團員等數名。

第一幕

第一景 『保爾·柯察金』

秀彼多夫卡鎮。長滿白楊和垂柳的湖畔。保爾把着魚竿坐在小橋上。從叢樹後面傳來短短的三聲口哨。保爾回過頭來，但是振動的浮標又使他把住魚竿，悄聲靜氣的挨靠在那裡。口哨又響了一遍。一個白毛孩子從叢樹裡探出頭來。他和保爾·柯察金同歲，是他的朋友——薛爾基·勃魯札克。

薛爾基：小保爾……小保爾……

保爾：小點聲……小點聲……別噪吵……你磨看見，咬鉤呢麼……

（挑起魚竿。魚鈎上沒有一點東西）

可見你來啦。攪的。還是遠點煽着，去吹哨吧。

薛：去就去唄！那你就別問我啦……自己在這兒坐着吧……咱領槍去。

保：（跳起來。一把捉住了走開的薛爾基）

你等等……領什麼槍去？

薛：放我走……

保：你若是不說……我就不放……

薛：我就不說……我本來想要拿朋友的資格告訴你，跑的呼嘯亂喘……你倒像個爺太似的，釣上魚啦。

保：得了，够啦……算了吧……朋友，我再也不這樣了……，你倒是馬上來火啦。什麼槍？

薛：鎮裡發槍呢，有兩萬枝，又是手榴彈，又是子彈的。

保：胡扯？！

薛：天理良心。克林卡告訴我的。他已經弄來一桿，又領第二桿去了。

保：可是誰發的呢？

薛：部隊裡的人。

保：胡扯吧？

薛：天理良心。

保：在那塊？

薛：對着學校，在一個莊稼人的倉庫裡藏着來着，還是沙皇當權時代留下來的。他們分發了好別

叫德國人弄去。

保：那些德國人？游擊隊隊員們不會叫德國人到咱們這兒來的。

薛：這還是奶奶告訴咱倆的呢。

保：可是我告訴你，不會讓他們來的，要不又何必組織部隊呢？難道臨退走以前還不打一陣嗎？

薛：克林卡說，槍砲發了一夜，現在只剩下一些空箱子，差不多都分完啦。

保：怎麼能够都分完呢？那咱們呢？你怎麼早不說唉……窩熊貨！

薛：那麼這麼半天我跟你說了些什麼呀？

保：走吧……一……二……開步跑。（跑了）

阿爾青：（和朱赫萊走來）哦，咱們就在這塊談談吧，你又不願到我家去。你怎麼想起回到咱們鎮上來啦，還偷偷摸摸的呢？

朱赫萊：阿爾青，若是你能不向外人講的話，我就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你。

阿：我這人，根本就不好多講話。我不強制你……你也可以不對我講。

朱：阿爾青，你是咱們自己人，我信得著你。我們的部隊今天還要往遠開，去配合別的紅軍隊伍。若想打斷德寇的狗腿，咱們的力量還不够。所以只有走開……把我留下來，是爲了破壞德寇的情緒。你，看在老朋友的交情上，應該幫我個忙。

阿：（小聲的）你怎麼，也變成黨員啦？

朱：可是你……不打算參加嗎？你應該……

阿：（迴避的）費多爾，你該知道，我對於這些黨派的認識淺薄得很，但是你如果須要我的幫助，我多踏都行。你可以指望我的。

朱：這就得謝謝你了。我知道你是個好漢子，阿爾青，可是談起黨來，看你火頭還是不够。沒關係，現在這種時候，很快就會學好的。

阿：走着瞧吧。究竟需要我幫助幹什麼呢？

朱：第一，你先幫我找個事做，或是當旋盤工，或是幹機械工。但是要接近技術工人。第二，你要替我找間房子，最好能管吃管住。

阿：房子問題好解決。過一會咱們走時，我把你領到佐朱里哈家去……她的丈夫是個轉轍手……可是後來被火車給……給壓死啦……她一定能高興……不過找事……

（保爾拿着槍跑來）

阿：小保爾！你從那兒弄的這桿傢伙？

保：從小米莎·列甫秋果夫手裡搶來的呀！

阿：馬上送回去，還給人家。

保：他已經有兩桿了，還要這些幹什麼？

阿：那麼你要它幹什麼？

（從手裡把步槍奪過來扔到湖裡）

保爾，你已經不是個小孩子了，要知道：武器不是好玩的。用不着嚇。現在這種傢伙能要人命。往後你可別瞞着我，要是帶到家裡被他們翻出去的話，第一就要把我先給槍斃。現在正是風聲吃緊的時候。明白了沒有？

保：（澈底被侮辱的）沒有，沒明白。

阿：保爾，今天饒了你，如果再幹的話，那就怨你自己吧！（向朱赫萊）

這就是我的弟弟，保爾。（向保爾）

你說過你們發電廠裡有個技師病了。明天你問問他們要不要再僱一個內行的人來代替他？

保：你自己去打聽吧，我不管。

阿：小保爾，我告你，別在這兒玩花招。

朱：哦，沒關係……明天我去，我自己和廠長談一談。

（走到保爾跟前，把手搭在他的肩頭上）

保爾，你這次先幫我個忙……將來有一天，你也會需要我的。和我交朋友不會吃虧的。

保：（低着頭，翻了翻眼睛）我們需要個技師。昨天，因為技師鬧了傷寒病，連機器都停了。廠

長跑來跑去，想找個人代替他，可是一個也找不到，他又不敢單靠火快一個人來辦這事情。

朱：哦，這就好辦了。那麼說，你一定會協助我的囉。（伸出手來）

保：（把手伸給朱赫萊）你明天來吧，我很快就給你弄妥。（下）

阿：（微笑的）這不就得了嗎，事情差不多都辦完了。費多爾，咱們上佐朱里哈家去吧。

（保爾弄好了魚鉤，甩出魚竿，坐在小橋上。冬妮亞上）

冬妮亞：難道這兒也能釣到魚？

保：（生氣的回頭瞟了一眼，哼了一聲）

冬：咬鉤了，你瞧，咬鉤了……

保：唉！恐怕陪玩意也不會釣上來啦！那股風又把她吹來啦！（向冬妮亞）您吵個什麼勁？這麼

叫喚會把魚吓跑的。

冬：牠們一看見您這幅尊顏，早就跑散了。還有白天釣魚的？嗨，您真是漁夫的不幸呵？

保：啊！小姐，還是請您開吧！

冬：難道說我打擾了您嗎？哦，請不要生氣。我發誓，我靜靜的坐在這裡，決不說話只是看看，可以嗎？

保：噢，您高興，您就看吧。我不可憐這塊地方。

蘇哈爾科：（和維克多、李士真斯基同上。他們望見冬妮亞，沒有注意到保爾。低聲的）這是個黃花少女，本地沒有一個能比得上她的。我鄭重的告訴你！她是十足浪漫的。她在基也輔上學，六年級。暑假到他爹這兒來啦。她爹是這裡的林務長。她認識我的妹妹麗莎。我還給她寫過一封情書哪，你可要知道，我在信裡用的都是美麗的詞句，我說我是不顧一切的狂愛著她，我說我的心志忑不安期待着回信……

維克多：那麼，她回信怎麼說呢？

蘇：你曉得，她先要裝裝娘娘。她說，別浪費紙張啦。開始都是這樣的。我對於這事是內行！

維：你給我介紹一下好嗎？

蘇：好吧，來。您好嗎，杜曼諾娃小姐。（冬妮亞點點頭）您在這兒釣魚嗎？

冬：不是的，我在這兒看別人釣魚呢！

蘇：您不認識吧？他是我的朋友維克多。李士真斯基。今天您自己爲什麼不釣呢？

冬：我沒有帶魚竿來。

蘇：您用我這根魚竿吧，我再去取一根來。

冬：不用，不用，那樣我們會打攪別人啦。這兒已經有人在釣呢！

蘇：打攪？誰？呵，就是這傢伙呀。哦，我兩下子就叫這個傢伙土豆搬家。

維：蘇哈爾科，不要這樣，別惹禍。這是保爾·柯察金——打架專家。

蘇：喂，趕快把魚竿收拾起來，快點，快點。

保：你別囂囂。唬什麼，小心點要捲簷子，我也會打架呀！決不次於你。

蘇：什麼？看你這個腦袋吧，還敢頂嘴。滾開。（使勁的用腳踢飛了裝滿蚯蚓的鐵罐）

冬：蘇哈爾科，您怎麼不知道害臊呀！

保：呵，這樣嗎，給你！（一拳打過去。）

（蘇哈爾科跌進水裏）

冬：真好呀，真好！

呀：（蘇哈爾科水淋淋的從水裡爬上）好，敢打我？臭要飯的。（向保爾撲過去）

冬：（迅速的站到保爾和蘇哈爾科之間）蘇哈爾科，趕快住手。聽見了沒有？

蘇：（向保爾）我不能白白的饒過你，將來再算帳。維克多咱們走。

維：再會，小姐。

（他們二人下）

冬：喂，您怎麼像個傻子似的佇着呀？可以在這兒坐下，您高興的話，我們可以隨便談談。

保：咱們跟您又能談些什麼玩藝呢？

冬：請告訴我，您貴姓？

保：別人叫我小保爾·柯察金。

冬：我叫冬妮亞。我們現在就算相識了。別人都稱您小保爾？小保爾？爲什麼叫小保爾呢？這個聲音不大好聽，還是叫保爾吧！我將來就是這樣的稱呼您，可以嗎？您常常到這兒來嗎？

保：不，不常來，有閒空時才來。

冬：您在什麼地方做事嗎？

保：我在發電廠當火伕。

冬：請您告訴我，您從那兒學得這樣善於打架呢？

保：您幹啥要管我打架的事？

冬：柯察金，請您不要生氣。我對於這事情挺感興趣。這一拳打得真好。可是打人的時候不能這樣的不留情呀！

保：怎麼，您可憐他嗎？

冬：不，不是的，我一點也不可憐他。蘇哈爾科挨打是自作自受。我倒對於這場戲頗感興趣。聽說，你是常常打架的。

保：誰說的？

冬：哦，維克多·李士真斯基就說過，說您是打架的專家。

保：維克多那個小白臉子，壞蛋一個。應該讓他來謝謝我，因為沒有壞他。我聽見他背後是怎樣講究我的，不過沒有動手罷啦。

冬：保爾，您爲什麼要這樣罵人呀？這有多麼不好啊。可是您爲什麼對李士真斯基是這樣懷恨呢？

保：穿着洋服褲的小姐。地主的少爺，他們根本就沒有人心。我見了這些人，拳頭就癢癢。他們總想在別人的腳指頭上踢兩腳，因為家裡濶有錢，所以他們幹啥都行。這種人只有用拳頭來教訓，好叫他們別臭美。

冬：您上過學唸過書嗎？

保：唸過呀，可是被學校開除了。

冬：爲什麼？

保：因為復活節時，我在牧師的麵團裡撒了一些煙絲。

冬：你這樣做，又是爲了什麼呢？

保：這個牧師很壞，受他管就沒法子活。有一天我在聖經課上問他，爲什麼高年級的老師說地球已存在幾百萬年，不像聖經上那樣說——僅僅五千年呢？他就兩手擰住了我的耳朵，使勁的往桌子上擡。我就因爲這事在麵團裡給他撒上了煙絲。

冬：後來就再也沒有上學嗎？

保：沒有。從那以後我就開始做工了。就是唸下去的話，那個可惡的牧師也不會叫我過好日子。

冬：您喜歡看書嗎？

保：喜歡的很。

冬：您看過的書中，最喜歡那一本呢？

保：『求斯巴·加里巴的』。

冬：『求斯璧·加里巴的』？

保：對啦，對啦，求斯璧……

冬：您很喜歡這本書嗎？

保：嗯，很喜歡。我看到六十八卷啦。每次工錢一到手，我就買它五卷。加里巴的那個人……真是個英雄好漢，我頂喜歡這種人啦！他跟敵人打過多少次仗，但他總是要勝利的。他遊歷了各國。嘿，現在他若是還活著的話，我一定要跟他去。他專收一些手藝人成他的一夥，他總是替窮人家打仗。

（略頓）

我很愛看書。

冬：您的頭髮為什麼這樣亂呀？您從來就沒有剪過梳過嗎？

保：它們長得長了，我就把它們用剪子剪剪，除了這麼做以外，我還能怎麼辦呢？

冬：（爲保爾梳頭）

別忙，別動彈……現在完全是另一種樣了。頭髮是應當剪得漂漂亮亮的，否則您簡直像個傻

子似的東跑西竄。

保：（聽見汽笛聲）啊呀，我得上班去啦。我真是撈過勁了，還得去燒鍋爐呢。達尼魯非大鬧一頓不可。

冬：您怎麼說的，「大鬧一頓」，這是什麼意思？

保：嘿，大鬧就是……嘿，一句話……就是大鬧。

（兩人同笑）

好吧，再見。現在我得拚命的跑到鎮裡去。

冬：我也應該回去啦。我們一道兒走吧。

保：哦，不要吧，您不是我的對手。

冬：爲什麼呢？我們一道兒賽跑好啦，看誰快。誰能把誰趕過去。

保：比賽嗎？您往那裡擺？

冬：試試吧！嘿！一……二……追吧！

（她跑了。保爾追上去）

全 暗

（漸漸亮了）